

選家4南反

編書協好友蘇中市京北



# 戰 冷

著兄弟尔屠  
譯 洵 么

社版出代時

# 目次

第一幕	第一場	.....	五
	第二場	.....	三
	第三場	.....	三
第二幕	第二場	.....	三
	第四場	.....	四
	第五場	.....	五

幕 前 ..... 六

第三幕

第六場 ..... 八七

第七場 ..... 一〇三

第四幕

第八場 ..... 一二九

第九場 ..... 一三五

## 劇中人物

駐莫斯科某國大使館參事

耶娃——大使館職員

大使館秘書

『地球儀』廣播公司駐莫斯科記者

大使館秘書二

科什塔諾夫·帕維耳·亞歷山大洛維奇——畫家

科什塔諾夫少校——畫家的兒子

梅爾察夫斯基——旅行嚮導

庫作夫科夫上尉

艾爾娜·庫爾秋斯博士

里赫脫——前德軍上尉

「東方飯店」管事

侍者

耶夫西奇——勤務員

捷克斯洛伐克記者

郵差

醫師

外國記者（若干人）

使館職員（若干人）

## 第一幕

### 第一場

幕上顯出莫斯科某街道上一所有圍柱古老瓦廈的正面。門前有鐵獅。窗上掛着深色窗簾。門上有旗杆，旗子捲起裝在套裏。

幕起。某資本主義國家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一間小客廳。四壁和天花板全用橡木鑲飾着。壁上安着古式電燈托。四壁掛着穿龐大禮服，軍服，晚禮服，佩着勳章、綬帶的政治家——大總統、將軍們的肖像。飯店管事和侍者們在廳的中央往不很大的桌上放置杯盤。使館的年老秘書監督着佈置餐台。

秘書（帶着行家的神氣邁視着餐台）似乎是不錯。把酒杯往這邊挪挪。（向飯店

管事)。你在格蘭特太太面前的瓶裏放了什麼花？薔薇、西番蓮、百合——這是透行的花。接風的時候應該用二月蘭。

管事 是。

秘書 把魚子往參事這邊挪挪。

管事 參事也出席麼？

秘書 他答應來的。

「地球儀」廣播公司駐莫斯科記者上。他是三十二歲的美男子，肩闊，體健，帶着運動員的姿態。他也帶着苛求的神氣週視餐台。

記者 我認爲全都很好。餐台滿漂亮。看得出來是您指揮的。

秘書 您這樣關心，好像您喜歡她似的。

記者 我和她的逝世的丈夫很熟。除此以外，坦白的說吧，我一向有一點兒喜歡她。您戀愛過沒有，老頭兒？

秘書 我不記得了。似乎是戀愛過。這是很早的事了，記不清楚是在北京，還是在暹羅，那時候我在使館裏當個小職員。

記者 好，是不是？

秘書 似乎是的確好。尤其是她也有意思的時候。

記者 這是最要緊的一點。單相思——那簡直是不加威士忌的蘇打水。當然我並沒有愛上咱們的新同事。不過心有點兒波動而已……

秘書 我當過您的心多次波動的證人。

記者 應該抓緊時間，『對酒當歌』呀。特別是那幾個戴着小帽的老怪物們擊碎了原子以後。（攙着他的臂）生幾個小孩兒怎樣？這可太可笑啦！……您有過孩

子沒有？



秘書 我不記得了。似乎是有過。也許是在斯德哥爾摩，也許是在布伊諾斯，埃利斯。有過就是。

記者 我很可憐您。您太孤單啦。

秘書 可是您知道這是誰的罪過麼？

記者 誰的？

秘書 您的。

記者 我的？！

秘書 是啊。那時候，在斯坦布爾，您把我的姑娘拐跑了。……

記者 就是那個領事館的書記麼？難道她還引起您的注意？

秘書 我曾愛着她……您恐怕不能想像四十六歲的人初次戀愛是什麼滋味……爲什

麼您這樣做了？

記者 我看她臉上的雀斑好玩兒。臉上沒有雀斑——等於房間裏沒有椅子。

祕書 爲什麼您這樣做呀？您不是在兩個星期以後就把她甩掉了麼。您生的美、年

輕、您是一個幸運兒……在斯坦布爾再弄一個幹什麼？

記者 情場和戰場一樣，親愛的，慈悲就是愚蠢。

祕書 我看出來了，您不喜歡用古板的思想來束縛自己。

記者 老先生，您怎麼想起翻老箱子的底兒來了？

祕書 對，算您對。我還是迎接格蘭特太太去吧。（下）

記者最後的週視了餐會一遭，撥動開關，開了所有的電燈。屋角裏放在橡木座中的大鐘打了八點。大使館參事上——高身量，青年一樣的體格，容光煥發，看着比實際五十餘的年齡輕得多。這青年的活潑和結實的肌肉說明他經常運動、按摩、沖浴，非常注意營養。

參事 我們的新同事，她好啊？您不是在家鄉就認識她麼？

記者 這次，我看她過於天真了……

參事 這樣好哇，我的朋友！

記者 不是，不是那意思，參事先生。她把事情看得太天真。她是普通小職員家庭出身，有時候就把小白菜當鴉片了……

參事 沒有關係！從今天起，我們就開始教育她。您可當心啊，別愛上她呀，——我是反對濫交的。

外灘通訊社女記者和使館秘書二上。女記者中年以上，戴眼鏡，穿着不合她的年紀的豔麗衣服。使館秘書二禿頂，胖胖的，後面跟着他的瘦長，笨馬一般的太太，另外還有一個秘書和使館職員二人。客人並不坐下，站着閑談。

記者（向秘書二）昨天晚上在挪威人那裏打撲克，您的座位又空着。又是看舞劇去了？

秘書二 不是那個月啦，喬治。在戰爭的日子裏多麼好來着！安樂的生活。說

起來是奇談，對於外交官來說，那時候才是真正太平日子哪……同盟國、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宴會、大劇院、吃烤肉、高加索的新酒。現在每天下午譯電員總要在我的桌子上放上一大堆電報。家裏對俄國的一切大小事情全都關心：建設茂曼斯克港，百貨商店裏有沒有四十二號的皮鞋，秋種小麥品質怎樣。我已經兩個月沒有看舞劇了。見鬼，明天一定去。『羅密歐和朱麗葉』。

記者 是誰作曲？

秘書二 普羅闊菲夫。

記者 什麼？他的作品不是已經禁止演出了麼？

女記者 可惜，不是。我給我們社裏去了電報，報告普羅闊菲夫和蕭斯塔闊維奇的作品已被禁止上演，但是第二天劇院的海報上仍舊看到他們的名字。哪兒有邏輯呀，先生們？

秘書二 您問哪兒有邏輯？我想今天您讀過關於造林的決議了？

女記者 是，讀過了。這事真奇怪。

秘書二 這事豈但奇怪。簡直是個謎！簡直是威脅！世界不知道一小時以後發生什

麼事，可是他們竟作百年以後的打算。怎麼能夠這樣鎮靜啊？

秘書 顯見是莫斯科心裏有底兒。

耶娃上。她穿着晚服，髮上戴着一朵花，姿態嫵媚，大眼睛，淺色的頭髮。

記者（和她握手）諸位，讓我來給你們介紹，這是今天飛到莫斯科的我們大使館的新同事。

衆人全與耶娃寒暄。

參事（就位）諸位請坐。（舉杯）諸位，今天我們在這裏，在這遙遠的俄國，在古老的莫斯科的天空下面，在這所房子裏愉快的歡迎我們使館的新同事。在莫斯科的古老的街道裏，我們使館的這所房子，實在是我國在無邊無際的俄羅斯草原、亞洲曠野上的綠洲。這是我們的國家秩序、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世

界觀的前哨，它是一定要在全世界勝利的。

衆人鼓掌。

東方共產主義集團，已從各方面包圍我們，我號召我們的新同事在心中準備好站到射擊的位置上來。

衆人鼓掌。

耶娃（緊張的起立）我的新朋友們！我抱着巨大的興奮來到這裏。過去我費了幾年光陰研究俄羅斯。我在大學俄羅斯系畢業後在斯拉夫美術研究所工作過。到莫斯科，到我知道得這樣多同時又是這樣少的俄國來，這是第一次。我雖然担任渺小的職務，我不過只是我們國家的億萬公民之一，但請諸位相信，我已準備好了拿起武器站到戰鬥崗位上。我要爲反對新侵略者、反對俄國而鬥爭。

（坐下）

衆人鼓掌。賓客乾杯，禮書開了收音機，放出流行的低級趣味的單調的（Swing）（boogie-

Boogie) 參事走向耶娃請舞，全體起舞。一個客人已經喝醉，步下不穩。衆人全跳着「喇一」跳的怪樣舞。跳舞時參事對耶娃指指靠椅，二人坐下。

參事

這樣，我們開始自己的外交生涯了，格蘭特太太。在咱們家裏一定給您講過

外交史，教過您禮儀和議定書中的微妙關節。因此您一定認爲外交就是文雅的談吐、手腕圓滑、打橋牌的門檻。這全是瞎扯！騎士的外交世紀已經過去了。

現在的外交——這是身陷在沒到咽喉的泥濘裏的陣地戰。噫，噫，我們的職業不是怕髒了手的人能幹的，格蘭特太太（啞場）部裏給我電報，說您說俄國話像伏爾加河的居民一樣。

耶娃

這是言過其實。不過我說俄國話一點沒有外國人的口音。

參事

我早就注意到女性在語言方面比我們男人伶俐多了。這就是達爾文的種類適

● Swing——搖曳樂，是一種自由的、節奏很快的跳舞音樂（爵士的一種）。boogie-woogie 也是爵士樂之一種。

應性。女性跟猴子一樣善於模仿。

耶娃 謝謝您。

參事 (端詳) 您的臉型很像斯拉夫人。這很好！新外交家，據我理解，這是一個不在使館的屋裏坐着的人。他研究生活。您應該在劇院裏、博物館裏、人羣裏、環城列車裏、在莫斯科的早市上觀察生活。您明白吧？

耶娃 明白。

參事 在這個國家裏，我們是太孤立了。聽聽人民的心聲吧。在電車上聽來一段談話，往往就值得作經濟報告。聽聽人民的心聲吧，這些人民的信仰和理論有控制全世界的危險。共產主義社會，並不像戰爭以前祇有地球的六分之一。這已經不只是保加利亞、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這已是中國、希臘、朝鮮、印度尼西亞了。沒有空間能替我們擋住這個精神的暴風雨。

歐君跑到參事跟前。



秘書 參事先生，柏林來電話。請馬上就去！

參事（向耶娃）對不起。我相信咱們還能恢復咱們的談話的。（下）

「地球儀」廣播公司記者走向耶娃。

記者（微笑）他對您說些什麼，說了這麼久哇？我已經有些妒忌了……

耶娃 我們在談共產主義，從俄國來的戰爭危險。

記者 俄國、共產主義……到處是這兩句話。現在正進行着冷戰。我們在這裏遇着士兵的生活。您了解我們的工作的複雜性吧？

耶娃 了解。我們是要鬥爭啊。

記者 您還記得那一晚——我們相識的第一個晚上麼？從那時候起，我們已經兩年沒有見面了。您想起過我麼？

耶娃 有時候也想起您。

記者 謝謝您。順便問問您，您帶來很多香煙麼？